



中国石窟
巩县石窟寺

编者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中国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株式会社平凡社
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三番町5

图版印刷 株式会社东京印书馆
文字印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装订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

198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10-0171-5/J.73 定价250元

© 文物出版社·平凡社

中國石窟
巩县石窟寺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编辑委员会

中国

夏鼐

宿白

金维诺

日本

长广敏雄

冈崎敬

邓健吾

目 次

序·····	安金槐 (11)
图版·····	(15)
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	陈明达 (191)
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	莫宗江 陈明达 (200)
巩县石窟北魏造像 与日本飞鸟雕刻·····	〔日〕田边三郎助著文 宋益民译 (216)
巩县石窟寺总叙·····	安金槐 贾 峨 (225)
巩县石窟寺编年表·····	贾 峨 (235)
实测图·····	(237)
石刻录·····	贾 峨 张建中 (275)
流散在国外的巩县石窟寺北魏造像简目·····	(324)

图版目录

- 1 巩县石窟寺远眺
- 2 第1窟 外壁东侧 大佛像
- 3 第1窟 南壁东侧及中心柱东面全景
- 4 第1窟 南壁西侧 上、中层礼佛图
- 5 第1窟 西壁第2龕上部南侧 飞天
- 6 第1窟 西壁第2龕上部北侧 飞天
- 7 第1窟 西壁第2龕龕楣雕饰及千佛龕
- 8 第1窟 北壁第1龕 坐佛像 局部
- 9 第1窟 中心柱西龕 坐佛像
- 10 第1窟 中心柱北龕 坐佛像 局部
- 11 第2窟 中心柱南面及东壁全景
- 12 第3窟 北壁壁脚 异兽(第4、5躯)
- 13 第3窟 南壁西侧 中层礼佛图 局部
- 14 第3窟 南壁壁脚西侧 伎乐人像(第3、4躯)
- 15 第3窟 西壁 千佛龕 局部
- 16 第3窟 中心柱南龕上方西侧 飞天
- 17 第3窟 中心柱南龕上方东侧 飞天
- 18 第3窟 中心柱西面基座 神王像(第5躯)
- 19 第3窟 平棋(西南角)
- 20 第4窟 西南角全景
- 21 第4窟 中心柱西面上层佛龕
- 22 第4窟 南壁西侧下层 礼佛图 局部
- 23 第4窟 平棋(西北角)
- 24 第5窟 藻井莲花雕饰
- 25 第5窟 北壁全景
- 26 第3窟 外壁东侧小龕(第292—312龕)
- 27 第4窟 外壁东侧小龕(第125—132龕)
- 28 第5窟 外壁东侧小龕(第195—239龕)
- 29 第5窟 外壁东侧俯视
- 30 巩县石窟寺外景
- 31 第1窟外 西侧外景
- 32 第1窟外 西侧上方 残存飞天及弟子像
- 33 第1窟外 西侧 菩萨像 局部
- 34 第1窟外 东侧 菩萨及力士像
- 35 第1窟外 东侧 大佛像 局部
- 36 第1窟 东南角全景
- 37 第1窟 西南角全景
- 38 第1窟 南壁东侧 礼佛图全景
- 39 第1窟 南壁东侧上层 礼佛图 局部
- 40 第1窟 南壁东侧下层 礼佛图 局部
- 41 第1窟 南壁西侧上层 礼佛图 局部
- 42 第1窟 东北角全景
- 43 第1窟 东壁第1龕全景
- 44 第1窟 东壁第2龕全景
- 45 第1窟 东壁第3龕全景
- 46 第1窟 东壁第4龕全景
- 47 第1窟 东壁第1龕 文殊像
- 48 第1窟 东壁第1龕 维摩诘像
- 49 第1窟 东壁第3、4龕间龕楣雕饰
- 50 第1窟 东壁第3龕 南胁侍菩萨像
- 51 第1窟 东壁壁脚 伎乐人像(第1—5躯)
- 52 第1窟 东壁壁脚 伎乐人像(第9躯)
- 53 第1窟 东壁壁脚 伎乐人像(第10躯)
- 54 第1窟 东壁壁脚 伎乐人像(第11躯)
- 55 第1窟 东壁壁脚 伎乐人像(第12躯)

- 56 第1窟 西壁第3龕龕楣雕飾
- 57 第1窟 西北角全景
- 58 第1窟 西壁第1龕全景
- 59 第1窟 西壁第2龕全景
- 60 第1窟 西壁第3龕全景
- 61 第1窟 西壁第4龕全景
- 62 第1窟 西壁第4龕 比丘像
- 63 第1窟 西壁第4龕 比丘像
- 64 第1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1—3軀)
- 65 第1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5—7軀)
- 66 第1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9、10軀)
- 67 第1窟 北壁第1、2龕全景
- 68 第1窟 北壁第3、4龕全景
- 69 第1窟 北壁第1龕 西脇侍菩薩像
- 70 第1窟 北壁第4龕 东脇侍菩薩像
- 71 第1窟 北壁壁脚 异兽 (第1—4軀)
- 72 第1窟 北壁壁脚 异兽 (第6—8軀)
- 73 第1窟 北壁壁脚 异兽 (第9—12軀)
- 74 第1窟 中心柱南面及东面全景
- 75 第1窟 中心柱西面及北面全景
- 76 第1窟 中心柱南面主龕 本尊像
- 77 第1窟 中心柱南面主龕 本尊背光及左右飞天
- 78 第1窟 中心柱南面主龕 西脇侍菩薩、弟子像
- 79 第1窟 中心柱南面主龕 东脇侍菩薩、弟子像
- 80 第1窟 中心柱东面主龕 本尊像
- 81 第1窟 中心柱东面主龕 本尊像头部特写
- 82 第1窟 中心柱东面主龕 南脇侍菩薩像 局部
- 83 第1窟 中心柱东面基座 神王像 (第2—4軀)
- 84 第1窟 中心柱东面基座 神王像 (第5—8軀)
- 85 第1窟 中心柱西面主龕 本尊像全景
- 86 第1窟 中心柱西面主龕 本尊像头部特写
- 87 第1窟 中心柱西面基座 神王像 (第1—5軀)
- 88 第1窟 中心柱西面基座 神王像 (第4—7軀)
- 89 第1窟 中心柱北面主龕 本尊像
- 90 第1窟 中心柱北面基座 神王像 (第3、4軀)
- 91 第1窟 中心柱北面基座 神王像 (第5軀)
- 92 第1窟 中心柱北面基座 神王像 (第6—8軀)
- 93 第1窟 平棋 (东北角)
- 94 第1窟 平棋 (西南角)
- 95 第2窟 全景
- 96 第2窟 东壁 东魏及唐代小龕
- 97 第2窟 东壁 东魏小龕
- 98 第2窟 西壁全景
- 99 第2窟 中心柱南面上层小龕
- 100 第2窟 中心柱南面中层小龕
- 101 第2窟 中心柱南面下层佛龕
- 102 第3窟 西南角全景
- 103 第3窟 南壁西侧 礼佛图
- 104 第3窟 南壁壁脚东侧 伎乐人像 (第1、2軀)
- 105 第3窟 东北角全景
- 106 第3窟 东壁佛龕全景
- 107 第3窟 东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1—3軀)
- 108 第3窟 东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4—6軀)
- 109 第3窟 西壁佛龕龕楣雕飾
- 110 第3窟 西壁佛龕 北脇侍菩薩、弟子像
- 111 第3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1—3軀)
- 112 第3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4、5軀)
- 113 第3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6、7軀)

- 114 第3窟 北壁佛龕全景
- 115 第3窟 北壁壁脚 异兽 (第6、7躯)
- 116 第3窟 北壁壁脚 异兽 (第1—3躯)
- 117 第3窟 中心柱南面及东面全景
- 118 第3窟 中心柱南面全景
- 119 第3窟 中心柱南面基座 神王像 (第2躯)
- 120 第3窟 中心柱南面基座 神王像 (第3躯)
- 121 第3窟 中心柱南面基座 神王像 (第4躯)
- 122 第3窟 中心柱南面基座 神王像 (第6躯)
- 123 第3窟 中心柱东面主龕全景
- 124 第3窟 中心柱东面主龕南侧 弟子像
- 125 第3窟 中心柱东面主龕北侧 弟子像
- 126 第3窟 中心柱东面基座 神王像 (第1—3躯)
- 127 第3窟 中心柱东面基座 神王像 (第4—6躯)
- 128 第3窟 中心柱西面主龕 本尊像
- 129 第3窟 中心柱西面基座 神王像 (第1、2躯)
- 130 第3窟 中心柱西面基座 神王像 (第3、4躯)
- 131 第3窟 中心柱西面基座 神王像 (第5、6躯)
- 132 第3窟 中心柱北面主龕 本尊像
- 133 第3窟 中心柱北面主龕东侧 胁侍菩萨、弟子像
- 134 第3窟 中心柱北面主龕西侧 胁侍菩萨、弟子像
- 135 第3窟 中心柱北面基座 神王像 (第2、3躯)
- 136 第3窟 中心柱北面基座 神王像 (第4、5躯)
- 137 第3窟 中心柱北面基座 神王像 (第6躯)
- 138 第3窟 平棋 (西北角)
- 139 第3、4窟间外景
- 140 第4窟外 西侧上部 残存力士像及部分小龕
- 141 第4窟外 东侧 力士像 局部
- 142 第4窟 东南角全景
- 143 第4窟 南壁东侧 礼佛图全景
- 144 第4窟 南壁东侧 第3层礼佛图 局部
- 145 第4窟 南壁东侧 第2层礼佛图 局部
- 146 第4窟 南壁东侧 第3层礼佛图 局部
- 147 第4窟 南壁东侧 第四层礼佛图及壁脚异兽
- 148 第4窟 南壁西侧 上层礼佛图 局部
- 149 第4窟 南壁西侧 上层礼佛图 局部
- 150 第4窟 南壁西侧 下层礼佛图 局部
- 151 第4窟 南壁西侧壁脚 异兽 (第3、4躯)
- 152 第4窟 东壁佛龕及千佛小龕
- 153 第4窟 东壁壁脚 神王像 (第1—6躯)
- 154 第4窟 东壁壁脚 神王像 (第4躯)
- 155 第4窟 东壁壁脚 神王像 (第5—9躯)
- 156 第4窟 西壁佛龕全景
- 157 第4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1—4躯)
- 158 第4窟 西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5—8躯)
- 159 第4窟 北壁全景
- 160 第4窟 北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1—6躯)
- 161 第4窟 北壁壁脚 伎乐人像 (第5—10躯)
- 162 第4窟 中心柱南面及部分东壁
- 163 第4窟 中心柱南面 上层佛龕全景
- 164 第4窟 中心柱南面下层佛龕 本尊像
- 165 第4窟 中心柱南面下层佛龕西侧 胁侍菩萨像
- 166 第4窟 中心柱南面下层佛龕东侧 供养天
- 167 第4窟 中心柱东面下层佛龕全景
- 168 第4窟 中心柱西面下层佛龕 释迦、多宝像
- 169 第4窟 中心柱北面下层佛龕全景
- 170 第4窟 中心柱北面下层佛龕西侧 胁侍菩萨像
- 171 第4窟 中心柱西南面基座 神王像

- 172 第4窟 中心柱东北面基座 神王像
- 173 第4窟 中心柱南面基座 神王像 (第1—3躯)
- 174 第4窟 中心柱东面基座 神王像 (第2—4躯)
- 175 第4窟 中心柱西面基座 神王像 (第1—4躯)
- 176 第4窟 中心柱北面基座 神王像 (第1—4躯)
- 177 第4窟 中心柱上部 (东南角)
- 178 第4窟 平棋 (西北角)
- 179 第4窟 地面残存雕饰 (西北角)
- 180 第5窟外景
- 181 第5窟外 西侧 残存金刚力士像及部分小龕
- 182 第5窟外 东侧 金刚力士像及部分小龕
- 183 第5窟南壁全景
- 184 第5窟 南壁东侧 立佛像
- 185 第5窟 南壁西侧 立佛像
- 186 第5窟 东壁全景
- 187 第5窟 西壁佛龕
- 188 第5窟 西壁佛龕南侧 胁侍菩萨及弟子像
- 189 第5窟 西壁佛龕龕楣南侧 飞天
- 190 第5窟 西壁佛龕龕楣北侧 飞天
- 191 第5窟 西壁佛龕南侧 化生
- 192 第5窟 西壁佛龕北侧 供养天
- 193 第5窟 西壁壁脚南侧 托山力士像
- 194 第5窟 西壁佛龕下南侧 供养比丘像
- 195 第5窟 西壁佛龕下北侧 供养比丘像
- 196 第5窟 北壁佛龕西侧 胁侍菩萨及弟子像
- 197 第5窟 北壁佛座西侧 力士及猛狮雕饰
- 198 第5窟 北壁佛龕东侧 胁侍菩萨及弟子像
- 199 第5窟 北壁佛座东侧 力士及猛狮雕饰
- 200 第5窟 北壁佛龕上方西侧 唐代小龕
- 201 第5窟 北壁佛龕上方 唐代小龕
- 202 第5窟 北壁佛龕上方东侧 唐代小龕
- 203 第5窟 北壁佛龕上方东侧 唐代小龕
- 204 第5窟 藻井全景
- 205 第5窟 花雕地面
- 206 第5窟 藻井南部西侧 飞天
- 207 第5窟 藻井西部 飞天
- 208 第5窟 藻井南部东侧 飞天
- 209 第5窟 藻井西北部 飞天
- 210 第1窟外 西侧 第24—42龕
- 211 第1窟外 西侧 第20—32龕及第241龕
- 212 第1窟 窟门西侧 第42—55龕
- 213 第1窟 窟门西侧 第49龕 唐咸通八年 (公元867年)
- 214 第1窟 窟门西侧 第50龕 唐久视元年 (公元700年)
- 215 第1窟 窟门西侧 第52龕 唐延载元年 (公元694年)
- 216 第1窟 窟门外西侧 第38龕 北齐天保八年 (公元557年)
- 217 第1窟外 大佛东侧 第97龕 (北齐天保七年) 及第98龕 (西魏大统四年)
- 218 第2窟与第3窟间崖壁第244—283龕
- 219 第3窟外 西侧 第285龕
- 220 第3窟外 西侧 第283、287龕
- 221 第3窟 窟门东侧 第291龕 唐乾封2年 (公元667年)
- 222 第3窟外 东侧 第99龕
- 223 第3窟 窟门外东侧 第295—298、302—305龕
- 224 第4窟 西侧门框西面 第317—319龕
- 225 第4窟 西侧门框南面 第312—316龕及东面320—322龕
- 226 第4窟 东侧门框西面 第113、324—327龕
- 227 第4窟外 上方 第101龕 唐龙朔三年 (公元663年)
- 228 第4窟外 上方 第102龕 唐龙朔三年 (公元663年)
- 229 第4窟外 上方 第102—106龕

- 230 第4窟外 东侧 第117—120龕
- 231 第4窟外 东侧 第117龕 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
- 232 第4窟外 东侧 第124龕 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
- 233 第4窟外 东侧 第119龕(下方为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碑)
- 234 第4窟外 东侧 第127、128龕
- 235 第4窟外 东侧 第130龕 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
- 236 第4窟外 东侧 第133—140、147—154龕
- 237 第4窟外 东侧 第133—138龕
- 238 第4窟外 东侧 第147—161龕
- 239 第4窟外 东侧 第153龕
- 240 第4窟外 东侧 第154龕 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
- 241 第5窟外 西侧 第164—166、170—173龕
- 242 第5窟外 西侧 第165—167及第171龕
- 243 第5窟外 西侧 第167—169龕
- 244 第5窟外 窟门西侧 第178—186龕
- 245 第5窟 窟门东侧 第187—192龕
- 246 第5窟外 东侧上方 第195龕
- 247 第5窟外 东侧 第196龕 东魏天平三年
- 248 第5窟外 东侧 第197龕 东魏天平三年
- 249 第5窟外 东侧 第202—219、220、239龕
- 250 第5窟外 东侧 第219龕 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
- 251 第5窟外 东侧 千佛龕全景
- 252 第5窟外 北壁中部 优填王像
- 253 千佛龕 西壁 护法神王像
- 254 千佛龕 东壁 金毗罗神王像
- 255 千佛龕外 东侧 第230—238龕

序

安金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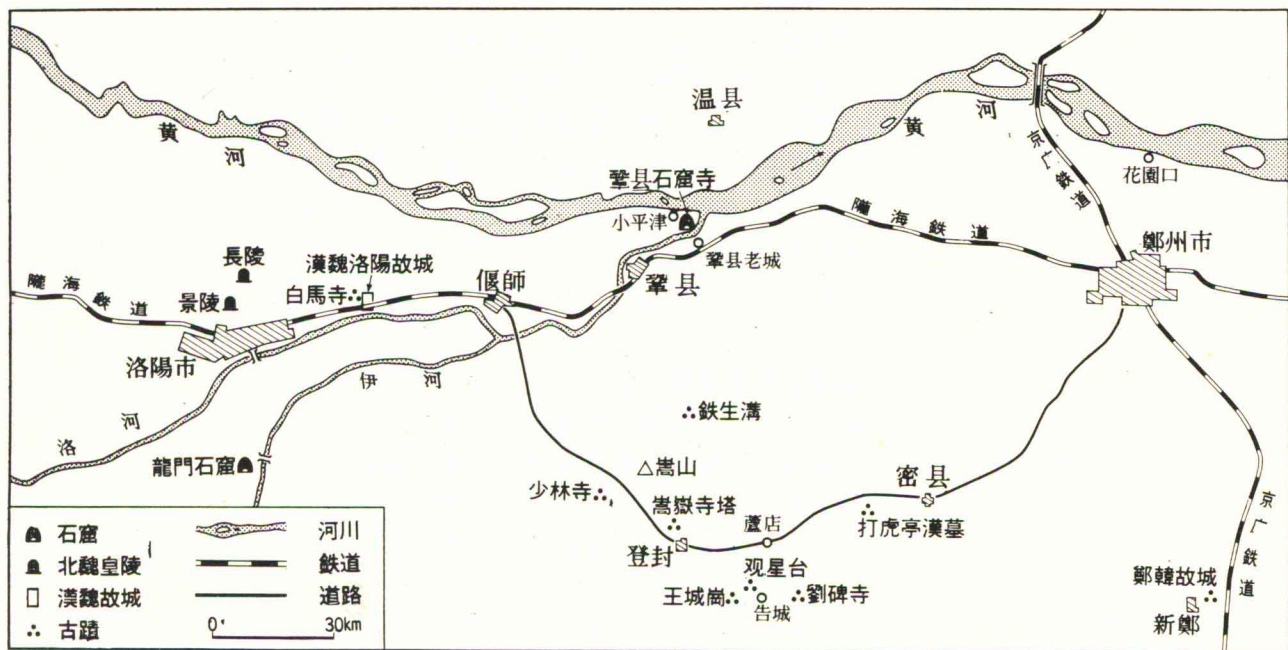
中国的雕塑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如果说，秦汉时代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为传播，则开始出现以佛教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艺术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所创造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形式、新作风，尤其可从北魏一代遗留至今的大量石刻作品中反映出来。也正是经历了这一重要的阶段，才有了继之而起的唐代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高峰。因此，南北朝时期北魏一代的雕塑，在中国古代雕塑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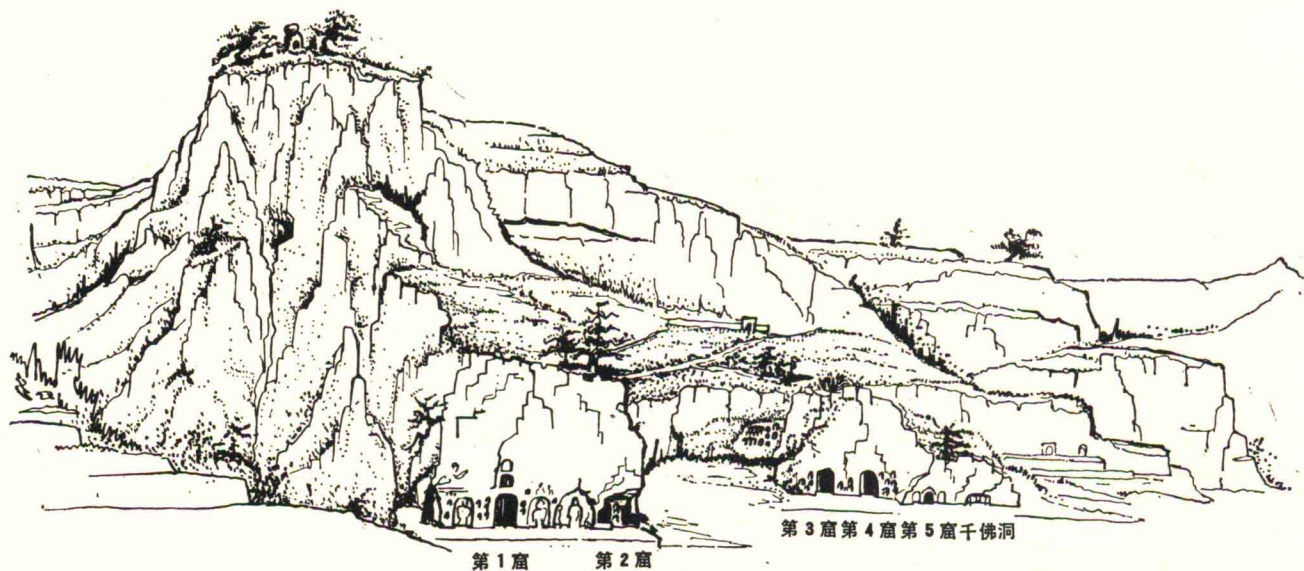
北魏雕塑艺术遗迹，以塑论，首推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塑像；以雕论，则以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的雕刻为主，而巩县石窟寺却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探其缘由，可能是上述石窟规模宏大，雕塑遗存十分丰富，如云冈石窟，史称“真容巨壮，世法所希”^①，“雕饰奇伟，冠于一世”^②，历来被人们赞赏；又加之云冈、龙门均载于史册，创建始末确凿可考之故。然而，巩县石窟寺的规模虽小，但它的结构布局紧凑、严谨，雕刻内容丰富、精美，构图设计富于整体性，在雕刻史上的地位并不亚于云冈和龙门，特别是许多完整的礼佛图、伎乐人像，形象怪诞的浮雕神王、异兽之类，更是他处石窟中罕见。巩县石窟寺的开凿年代，虽不载于史书，但崖壁上刻有唐龙朔年间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明言伽蓝为北魏孝文帝所建，窟内浮雕的帝后礼佛图，更证实了石窟与北魏帝室的关系。因此，云冈、龙门和巩县，实为北魏一代帝室集中国家的力量开凿的石窟。它起于云冈昙曜五窟，继以龙门宾阳中洞，而终于巩县石窟寺，年代蝉联，系统分明。只有把这三处石窟的

① 《水经注》卷3灞水。

②⑥⑦⑩ 《魏书》卷114《释老志》。



1 河南省中部遗迹图



2 巩县石窟寺全景

雕刻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完整地了解北魏一代雕刻的主流，探明它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三处石窟中，巩县石窟寺既反映着北魏一代雕刻的发展脉络，又孕育出北齐乃至隋代风格的萌芽，它在北魏一代雕刻中所占的位置，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巩县位于河南省的中部，洛水的东岸（插图1）。战国时为东周所据，秦汉置巩县，魏因之，北齐废，隋复置，明清皆属河南府。石窟寺离旧城西北二公里，位于汉魏洛阳故城东约四十公里的寺湾村，南临伊洛河，北依大力山（插图2）。这里的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所以明人称石窟寺为“巩之名胜地八景中之优，萃古之钜刹道场中之雄徽者也”^③。它的西北五公里处就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小平津，隋唐时的洛口仓位于石窟寺东南约二公里。自东周以来，这里就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故里，就在石窟寺南笔架山下的瑶湾村。

巩县与洛阳毗邻，必然会受到都城及邻近龙门地区兴寺凿窟之风的影响。洛阳为东汉、曹魏、西晋的京都。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的四十年中，它再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洛阳，寺塔林立，如著名的景明寺、永宁寺等，都是“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绋绣。土被朱紫而已哉”^④。洛阳寺院之兴盛，由此可见。凿窟之风也是如此，如宣武帝效仿代京灵巖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为高祖（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宣武帝生母）于洛阳南伊阙山营建的石窟，便是其中一例。这种豪华奢靡之风，也自然会影响到邻近的巩县。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塞北地区严重的粮荒问题，“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⑤。洛阳水陆交通发达，迁都洛阳不仅有政治、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巩县南据嵩高北麓，北控邙山，是捍卫京都洛阳的要冲，也为通往关中必经之地，地理形势十分重要。因此，北魏自迁都洛阳以后，即在巩县西北隅的小平津驻有重兵镇守，北魏皇帝如孝文帝、宣武帝也临幸此地，可见其位置的重要。洛阳与巩县在政治上密切相关，在宗教上也理应如此。石窟寺与小平津的位置，同在县城的西北，北魏帝室在这里营建石窟，虔诚礼佛，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

北魏一代帝王大都佞佛谄道，尤以笃信佛教为甚。特别是到了孝文帝太和年间，经过推行均田制、迁都洛阳、汉化等改革措施以后，北方

③① 《重修大力山石窟十方净土禅寺记》，石刻录194。

④ 《洛阳伽蓝记》序。

⑤ 《魏书》卷79《成淹传》。

社会进入了暂时安定的时期，承受十六国破坏局面的社会经济有了继续发展的可能，因此，孝文帝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⑧，佛教达到全盛时期。正是有了这样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孝文帝以后的帝室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大规模地兴寺凿窟，促进佛教寺院的进一步发展。到了魏末，寺院竟达三万余， “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⑨。毫无疑问，巩县石窟寺正是这种猥滥之风的产物。但是，石窟寺究竟凿于何时，史无记载。唐龙朔年间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只是谈到伽蓝的创建，未述石窟寺的开凿。此碑说：“昔魏孝文帝发迹金山，途遥玉塞，弯柘弧而望月，控骥马以追风，电转伊瀍，云飞巩洛，爰止斯地，创建伽蓝。”^⑩可证最早至孝文帝时，石窟寺尚未兴凿。我们在新发现的唐《重建净土寺碑》这块断碑残文中，似乎隐约地述及石窟寺的兴建：“至于后魏宣武帝以巩邑为水陆要冲，舟……刘澄于洛水之北，限山之阳，土木之制非固……”^⑪。很可能宣武帝在开凿龙门石窟时，考虑到工程浩大，“费工难就”^⑫，不得不另选一地继续开凿。巩县邻近京都，是一个理想的“水陆要冲”之地，其旁的小平津又是军事重镇，同时考虑到希玄寺的土木建筑不很牢固，因此选择巩县继续开凿，这对北魏的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上都有好处。巩县石窟寺为宣武帝所开凿，在另一块碑文中谈得更为明确，据明《重修大力山石窟十方净土禅寺记》记载：“拒巩西北，大河正南，邛麓之将有寺。其皇石水伊洛，清而流长；背山大力，秀而朝阳。自后魏宣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焉。”^⑬据此，石窟寺断定为宣武帝景明年间所造。北魏宣武帝是一个“笃好佛理”的皇帝，“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⑭，“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⑮。宣武帝从事佛教的雄心很大，他所营造的龙门石窟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巩县石窟始建于景明之际，是可信的。另外，我们从巩县石窟寺的内容题材中，也间接地证明这一点。石窟寺的佛教题材，均以三世佛、千佛、释迦多宝、维摩文殊等为主题，这正是北魏帝室崇信大乘、尤其是信仰法华经的反映。北魏一代皇帝普遍信仰大乘佛教，是受鸠摩罗什传译大乘影响的结果。鸠摩罗什天竺人，自后秦弘治三年（公元401年）来到长安，住草堂寺，有“三千法僧，同止一处”^⑯。罗什来长安后，专门从事传经、译经的工作。他善于妙解大乘，所译经卷如《放光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大方等大集经》、《维摩诘经》等，对北朝中原地区大乘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巩县石窟寺的宗教题材，几乎都可从罗什译经中得到解释。宣武帝本人也常亲临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⑰。巩县石窟寺第一窟东壁出现呵斥小乘、宣扬大乘的维摩诘文殊问答像，可以说是宣武帝崇信大乘的反映。

如上所述，巩县石窟寺为宣武帝景明年间所凿，而从巩县石窟寺多处出现帝后礼佛的题材来看，不仅反映了石窟寺与北魏帝室的关系，这种象征帝后礼佛的供养行列，还说明了石窟寺是专供帝室礼佛的场所。石窟寺远比龙门石窟的规模小，与其说是受石质条件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少数帝后的需要而特意凿得小巧玲珑更为恰当。但是，到了孝明帝时，“灵后妇人专制，任用非人，赏罚乖舛”^⑱，“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内乱”^⑲，北魏政治至此开始大坏，巩县石窟寺已经不再成为帝室礼佛的场所了。武泰元年二月，“群盗烧劫巩县以西，关口以东，公路涧以南”^⑳。公元528年，塞上契胡族酋长尔朱荣，趁

⑧ 见石刻录72。

⑨ 见石刻录79。

⑩ 宣武帝凿窟开山，“斩山太高，费工难就”，大长秋卿王质上奏要求“下移就平”的记载，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⑬⑭ 《魏书》卷8《世宗纪》。

⑮ 《历代三宝记》。

⑯ 《北史》卷4《魏本纪》。

⑰ 《魏书》卷10《孝庄纪》。

⑱ 《魏书》卷9《肃宗纪》。

北魏衰乱之机，率兵南下，发起“河阴之变”，曾一度派遣侯景于尔朱荣的平鉴署“参军，前锋从平巩、密”^①。这次事变中，洛阳的北魏宗室及鲜卑贵族，几乎被消灭殆尽。至此，北魏王室四分五裂，行将覆灭，巩县石窟寺也随之成为民间善男信女朝拜的佛教圣地。普泰元年（公元531年），民间信士第一次在巩县石窟寺外崖壁上凿龕造像，从而为历代佛教信士所效法。

巩县石窟寺现存五窟、三尊摩崖大像、一个千佛龕及328个历代造像龕。全寺总计造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它铭刻186篇。自北魏孝文帝创建伽蓝、宣武帝开窟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唐、宋、金等各代民间造像，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②。时代之悠久、造像之丰富，犹如一部佛教造像编年史。可以说，巩县石窟寺饱经着世事变化，人间沧桑；也记录了历代王朝的升降浮沉，盛衰兴亡。

盛极一时的北魏佛教，毕竟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成为历史陈述；而古代工匠根据佛教内容创造的石窟艺术，却成为中国中古时期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宝库之一，永远焕发出艺术的青春。

一九八一年十月于郑州

① 《北齐书》卷26〈平鉴传〉。

② 详见本卷《巩县石窟寺石窟总叙》。



1 巩县石窟寺远眺